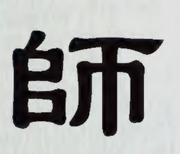


師律

師律卷之十六目錄

明弊第十六

不信

通官

遝令

授官

逮遷

武科

虛伍

營操

攻戰

目錄終

師律卷之十六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明弊有序

一代制作、必講求古今得失、斟酌時宜而因革之、其立法、初未嘗不善也、沿至日久奸生、短智之士、不察其積弊之本、因以咎創法之疎、豈理也哉、夫本藏蝎則蠹、菓宅虫則枯、其勢然也、今不去虫蝎、而怪菓木之非良種、可乎、

高皇帝祖訓有曰、自古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于宇内。民用平康。蓋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者。甚相遠矣。其所爲勞心焦思。慮患防微。以求至當。然後著定律令。立爲家法。而俗儒多是古非今。姦頑刀詐之徒。專欲舞文弄法。亂我陳紀。壞我章程。致

祖宗建制微意一旦若日之在雲羣陰趨昧小醜兢橫要亦奉行者不忠之過耳故表明其利先明其弊澄彼泥滓復我水性俾祖宗深計遠略炳焉若大明之麗天而纖翳莫敢蔽也

括恐將

原弊

詔書歲數飭邊吏，簡廉黜貪，稽功核罪，賞當罰公，即武夫悍將，莫不凜凜奉法惟謹，是宜革心易慮，洗貪黷而還之廉潔矣。顧習尚惟深，則濯祓爲難。參逐既久，則更轍未易。上之求在此，而下之求在彼。督責愈峻，而名實愈淆，議論愈繁，而勸懲愈悖，斯何以說也。夫體貌之嚴，本以制驕悍也，今自大將以下，偃伏趨走，不啻若嬰兒然，既足以耗折雄氣，而又筐篚溢于充庭，儀牲

豐于首路、咈息頻笑、皆係榮枯、如是則何以責廉文法之峻、本以申約束也、今幕府對簿功罪、掩于苞苴之盈虛、殿最視其問遺之踈密、甚或刀筆下吏、得謀奪裁抑之、而士不得不爭趨於其所重、如是則何以責廉古者閫外有專職、予奪不從中御也、今餉羔鴈於昏夜、借羽翰於簡書、少屬吹噓、謬張功伐、甚且立躋榮要、而寒畯羈旅、無不抑首受剉、如是則何以責廉古者將在軍、束矢俯辇而已、今載踵私門、資罄密地、締

交自內乃借援於外，立名自西，實薦賄於東，甚則輿隸厮養，御以紹介而順使之矣。如是則何以責廉？古未聞有入貲可爲將者，今而賈人子往往少斥苛羸，蹶起行伍，而汚官棄吏，昔蒙詬于籃篋者，更御耀寵於竿旄，又其下者，星卜優伶之賤，亦建牙一面，鼓唇舌而制介士之死生焉。如是則何以責廉？伎倆庸流，本無籍於軍府，今自詞人墨客，下迨遊閒技藝，莫不倚邊境爲外府，規薦引爲胠篋，士非玉璧，談者爲價，雖羣

誹滿腹而莫適爲禦如是則何以責廉夫是數者上鮨於求有涸轍之憐不得不假之以濡沫之澤下窮於應有漏卮之勢不得不乘之以侵牟之姦故列較之勾索於偏裨偏裨非不知也偏裨之需求于列較大吏非不知也勢有所激極則上下啓相蔽之端情有所牽掣則臂指有相依之痛奈之何不委鋒鏑之餘而爲漁獵之資也哉

浮論之弊

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於衆。斷在於獨。漢臣申公云、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竊見頃年以來、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蹊暮跖、或前後不覺背馳、或毀譽自爲矛盾、是非淆于唇吻、用舍決於愛憎、政多紛更、事無統紀、又每見督撫等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條陳一䟽、或謾言數事、或更置數官、文藻競工、覽者每爲所眩、不曰此人

有才。即曰是人任事。其實遴任之始。地方利病豈盡周知。屬官賢否。豈能洞察。不過採聽于衆口耳。比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凡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今始則計慮未詳。既以人言而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微中。飛語流傳。尋之莫究其端。聽者不勝其眩。是以人懷疑貳。動見譸張。虛曠歲時。成功

謹陳五端冀君之盡詞求弊行之實效欲爲一

專議事之於何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即斷而

行之謂言盡言之所發雖百萬阻之而終不

爲之稍移且一人得賢之于始務求相應既得

其人則當倚任之如魏文侯之任樂羊雖謗書

盈篋而終不爲之動部院等衙門各宜仰體

朝廷皆以務實之意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

可否須明白直陳毋得彼此推諉徒託虛言其

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誠心直道相與

以勉脩職業爲務反薄歸厚尚質省文庶治理
可興而風俗可變也

扇惑之弊

切惟禁門不許擅入者、所以防大奸也、左道邪術之有禁者、所以懼亂政也、故我 太祖高皇帝於 大明律及 皇明祖訓、皆惓惓以致意焉、其慮深且遠矣、洪武永樂宣德正統年間、邪異之人、不敢輕至 京師、近年以來、或扶鸞禱聖、或書符呪水、或燒煉丹藥、或假稱耳報、一切邪術人等、往往來京潛住、始則出入大臣之家、終則進入 皇城之內、妄言禍福、扇惑人心、若

不嚴立重禁、何以警戒將來。如勑各該衙門、行令巡城御史、及五城兵馬司、并錦衣衛巡捕官較、嚴督地方人等、各于所管地方、逐一挨訪、除軍匠旗較、監生、吏典、承差、知印、天文生、陰陽生、醫士、上納糧草之人外、若係邪術之人、不分有無文引、無故來京潛住、妄言禍福者、俱要趕逐出京、若有一月不出、仍前在京潛住者、捉送法司、問擬明白、軍發極邊衛分充軍、民發口外爲民、仍 勑守 皇城四門内外官員、務要用心

關防搜撿、但有前項之徒、及不係內府工作之役、擅入皇城者、就便捉獲具奏送問、如有故違、事發一體治罪、如此、則邪術有禁、而人心不至于扇惑矣

欺玩之弊

先朝軍機法重遲官不敢欺蔽否則禍出不測今乃造為活套規避任情巡撫將臣同然一律本係陣亡而云回營身故本是敗失而云走死官馬襲殺老小而云入寇斬獲戎馬在門而云追襲出境殺掠甚萬而不以
聞連城陷沒而報無事死者含冤而不蒙恩生者憤懣而無控訴若不痛懲此弊賞罰何以得明賞罰不明則邊事未可知也必申嚴敗軍之法更為欺玩之

例使將臣畏而懼敗敗而不敢隱則讋聳之下人自求全邊事或可興矣夫是之謂懲欺玩嗚呼百步之矢激于寸括千鈞之運轉在　輪今之論者孰不知巡撫將臣爲急哉顧言之不得行行之不得至苟簡因循遂至於此若非　聖天子銳意講求大臣極力贊相必賞必罰一洗積習之弊則雖言官諤諤　朝議諄諄而因循之根終不可拔苟簡之爲又復延蔓矣語云根本在朝廷此知要之言也

積蠹之弊、

巧猾之弊何處無之、其在邊方、則爲尤甚、蓋疆場之外、防禦爲急、而刷滌弗遑、姑息爲多、而法網易弛、且恐招怨生謗、故皆熟視而莫之問耳、即如邊士之擅殺降夷也、豈不沮歸附之心、墩軍之私易虜貨也、每至啓窺覦之釁、尅除糧餉、可憐寒餒之脫巾、攘奪首功、不免英雄之喪氣、盗賣以及虛出、則廩庾爲虛、役占而又買閑、則名籍徒具、軍地有清查之名矣、豪强占據而莫

總督鎮巡能矢心[illegible][illegible]乎

敢議餉屯糧有徵收之數矣官吏侵漁而無從對照其他百孔千穴蠹吏僕未易數也合無許新任總督鎮巡等官盡將官府及地方忠累年宿弊次第剗革無分官民豪右但一有狙撓聽指名奏 聞以憑究治

令將撫鎭道及及偏裨俱各有內[illegible][illegible]擇[illegible]將[illegible]

罷邊之弊

夫練士莫若先練邊鎭當事者輒稱無兵可練非無兵也兵不聚也乃不得其所以分合之勢也何者兵有聚而爲正亦有分而爲奇茲其分也未嘗不可聚其聚也未嘗不可分若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名曰自弱犯兵家大忌矣國家備邊東起遼陽西至甘肅十鎭官兵不減百萬今雖虛耗尚有六十餘萬若聚此六十萬衆訓練三年直犁虜庭搗其巢虜寧能我禦哉

九邊地邊分者其勢合者在各鎮自爲合耳

緣此六十餘萬者，散在九邊，以一鎮言，止五六萬有奇，則此六十萬衆之大勢，十分之矣，又二鎮之中，總督標下一枝若干名，總兵副總兵參遊，各分一枝若干名，又巡撫兵備，各分一枝若干名，近據總督都御史劉燾開稱，該鎮在邊食糧軍六萬，關營城寨三百餘處，總副參遊提調官不下百員，一應防守，坐墩，哨報，俱此六萬之衆，則此六萬衆之大勢，又零分之矣，勢分而不聚，則雖以六十萬衆，全付一鎮暴師費財，無所

用之。何也、素所不較之人。分數不明先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恤、貴賤不相救、雖有兵與無兵同、故海防之敝。莫敝於擺海、邊防之壞。莫壞於擺邊。今擺邊害矣。賊每縣邊。入。不亦崇虛文而招實禍乎。且各官既各分兵、而該鎮之兵、其強壯者、必先盡總督、次巡撫、次兵備、次總兵、次參遊是督撫哨下兵必精壯者。不過擁以自守。而參遊衝鋒殺賊之兵。又皆三選之餘。斯非以我下騎當敵上騎乎。每一鎮。宜合一鎮所轄之兵。聚

高陽昔年督師關門即用此法

爲一處擇一總兵官久而任之聚而教之教以車戰步戰騎戰三法爲督撫者不許擁兵一枝臨時量留百名自衛其見在標下兵盡發營中操演其哨守探報則就營中輪番差遣務使上有必勝之將下有無敵之兵教之三年或五年於是連此十鎭之兵聲爲擣巢之計待賊之來以戰爲主令其大挫深懲不敢側目南視斯策之上也兵力既聚訓練既成士卒不用命主將不成功則總兵不善操練之過宜伏其辜如是

而邊防不飭者。未之有也。

軍法不信之弊

古云軍容不入于國者、蓋以臣于君側太屬威嚴、則勢屬不可、此蓋以國中而言、若今教場、即閫以外將軍治之、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地、非國中也、恨將帥者皆姑息成風、寧上負吾君。而不敢下繩軍士使　皇上今日不爲是舉、雖日戮一將、而求其法之行也、亦不可得、何者蓋輦轂之下、人心易搖、人言易惑。萬使威行而搖惑一動而羣起非之。不曰浮躁。則曰激變當

是時竟無能為當事之臣一引任其責無怪乎舊套活法牢不可破而軍中法紀盡以陵夷今

皇上既不惜先勞而自任其事矣莫若再為新其號令兵部當會同總協等官詳為條例如後有玩惕驕慢者其事當盡其法當抵其法亦

上請　欽定為例明使悉知當　大閱一臨則將帥固當待罪而聽禍譎于君軍士平日亦當畏法而聽禍譎于將轉怠玩而為嚴威此軍法之不可不急為一定也

通市之弊

乞和而難以羈縻，切防召侮於虜。近限馬數，定賞須示，體尚侮釁之微意。但虜之來市，或尚有肆侮之端者：在疲馬強市也，索貨減價也，踰期給集也，貢役之應索，或亦有名。侮之端者在貨物粗濫也，聽彼增添也，低假博換也。夫來市之肆侮，須嚴戒明信以防之；應市之名侮，須嚴法申禁以弭之。釁所以絕侮慢之原者，實專在通市之嚴與不嚴。蓋道虜人之貪慾以肆其狡洩。

忠信膽 機于通 宜設之 ... 機宜

中國之情實以務其爭者皆通事諸人爲之也始以要挾啖既以酬謝索巧幻萬狀靡所不至今撫 勅行督撫於通事諸役務精選各員中忠信膽略機智善言者充補盡革去平日之巧幻環事吝遊鑽用者毋遇使虜及通市時務先期教習授以方略指以成算仍切切訓以隨機不是故得的應變不負任使或和貢既畢或一歲將終將通官各役嚴加考覈如前所謂忠信可托者上也而欺隱爲下膽氣足任者上也而退縮爲下智

能察虜情形者、上也、暗昧未得肯綮者爲下、言能析服犬羊者、上也、支吾啓虜玩視者爲下、上等者重則增銜、輕則給賞、下等者、重則刑責、輕則革退屢次

三年、督撫題薦、重加錄用、庶令員役不誤邊計、而貢市可永矣、

邊十二事

人心惟私固於金湯今邊民外則戕賊於強寇內則戕賊於功級並望焉固所控告彼固恨強虜之侵凌而亦未必不憤上官之未有以庇之也且今邊之民往往淪入于虜本之征徭繁重而貪官虐吏又從而驅之於是漸謀向虜以爲休息之期及今不爲圖之恐瓦解勢成其所勾引輪何不止沿邊一帶已也然早圖之者責在守令乃今沿邊知州知縣率多耄荒之人彼見

邊方疲病、兵亂日月、闘爲歸老、百姓將何所瞻依也、今宜選邊方各府州縣、俱以進士往任之、令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以安其生理、其被虜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則諭以復仇之義、發其怨敵之機、每及秋防、先時收斂、有村堡者、收入村堡、無村堡者、收入縣城、宣以 國恩、撫以惠政、簡其強壯、懸以厚賞、示以方略、日夜淬礪、謀報其父兄之仇、以洩 朝廷之憤、彼以青年茂才往、即其地

又知其責之不容他諉必將深思熟慮求舉干其職卽不能破虜亦可以守城夫禦虜莫先安民此守令不可不慎選也昔宋祁守定州范仲淹守綏州蓋務在得人期以收拾民心意正在此如果撫恤旣勤保障有効撫按狀其異績特爲薦揚卽待以不次之擢如此則旣安地方亦所以歷練眞才也

重造才儲邊才至計

鼓舞大權

授官之弊

語曰、才難、而濟變之才尤難、必養之而後才可長、重之而後才可出也、今宜簡天下賢才、聚於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必其素負經世之略、而又有勵世之節者以居之、凡居兵部堂上、皆稱樞選也、令其每歲帶司官二員、巡歷邊塞、如各鎮總督有缺、即以侍郎往代其任、如吏部有缺、即以總督入代其任、吏兵兩部互相出入、以示隆重均節之意、而他部不與焉、至於兵部主事、宜

每司添設四五員其員缺不輒陞授照依科道事例必遇缺五六員以上特為題 知或於五部司官內取其才思精敏器宇恢弘者調用或行取天下推官知州知縣考選陞授凡居兵部司官皆稱總選也每歲各司各差一員從侍郎行邊如吏部司官有缺必于兵部曾歷邊者調用或仍以吏部調兵部亦互相出入而他部不與焉其陞遷與吏部等如職方郎中曾經考滿與防秋後果効有勤勞即陞四品少卿何者吏

部易而兵部難吏部利害輕而兵部利害重也如此則養之日久待之既隆於邊關要害邊情虛實得以熟諳入兵部則居懋選之科出兵部又有大任之責有抱負者將樂爲　朝廷用此儲養眞才之策也

邊政之弊此者最先

陞遷之弊

夫久任乃求治良法其在邊防尤爲先務何者邊防之壞久矣乃各邊都御史見其事之難任往往日冀遷轉得以去其地爲幸又或日招彈劾得以去其地爲矣既汲汲思去必不肯以地方爲已責而總兵等官亦各效尤苟免陰納款賂令虜帶賊出地嫁禍鄰封以僥倖目前之無事在薊鎮則責宣大在宣大則責陝西虜亦視其厚薄以爲向背故敢深入長驅而不忌我之

擇其後者有以忠果膺閫封疆，凡所推用，宜極一時之選，誠恐陞遷或驟，涖績日淺，即有忠誠體國之心，然于虜情虛實與地方利害不暇熟諳，故凡文武之臣，俱依以三年一考，未及兩考，即賢弗陞，即有失事弗罰，待其三年考滿，然後陞級，其立有邊功，則待以不次，凡陞官加級，俱就本地遷轉，弗得轉以別地，以遂其求去之計。如督撫總兵歷任三年六年能者，當效其官，不能當死其職，又復一卒不練，一策莫施，致寇之

來貽憂　君父此等玩欺侮之臣宜正其罰如
督撫歷邊九年忠猷宣著即以入補冢宰之缺
或　特命入閣以示優報之意此勸能核實之
策也

武科之弊

夫將材所須、本以戰陳、況於邊方殺賊之外、豈有別事、近年倡爲儒將之說、以致武職不務本業、競爲浮誇、掇拾活套陳言、撫臺以是爲薦揚、本兵因之而任用、墮國家神武之威、銷英雄慷慨之氣、爲害非淺、急須洗此頹風、還其本業、作之新之、如式怒蛙、寧粗直、猛暴之失、勿從容文雅之是、庶得跅弛之士、充廣鷹揚之任矣、且武舉所以選將材也、今退學生員、緣此以影避

差後白丁快餘假名而希求進用豈有韓彭之良在此闒茸之內就此僥倖掛名便無可用之地邊方贊畫騷擾居多掛印登壇從來未見不若罷去閒人此許武官應選仍分邊方腹裏如會試之南北卷更多其名數以廣賢科勿偏重浮詞以遺驍果夫然則既是見官卽可推委亦自知重不可苟同將邊方腹裏均有所賴得人為盛矣

近日論關內外多設新營應募者胡川雜之謂之串營

虛伍之弊

夫軍伍不實尺籍徒存無與爲選又孰與爲練哉議者有謂實軍伍以召募者竊謂應募遊食之徒多別營亡命之卒易名冒餉旋補旋逃散則作姦聚則肆毒此必不可用者有謂實營伍以土著者乃名爲土著實係亡命即令漢莊灤陽之遺害可鑒也此等有缺痛禁私補嚴責各官州縣精察民社之鄉夫市里之任俠補之顧鄉夫任俠多不顧募要須歆以糧賞約以歸農

給以不役占不勾補之執照將必有樂應者有調實營伍以新軍者夫勾補解發二軍初到最宜安插先須痛懲該管之見面書識之常例同伍之入幇優以分營樂土給以月糧妻糧授以開田世業一年之後方可選其壯者編操次者工作弱者就近擺堡處之得所方可免逃亾之患耳廼若武官以軍逃爲市最宜重逃軍之罰重冒糧隱糧之禁重科索役占之罪總惟督倡者重加之意而虛伍之錮疾其有瘳乎若夫南

土兵敍二次善將刀重之以凝釁撫尊時與北軍一體更練有警處與北軍分搭發調暗結驍智者以安其心客除最肆者以攜其黨有缺必責禁疊匿不報重禁通行再補此處南兵以安營伍之大槩也至所謂優邊者夫邊卒之苦極矣所索等弊已略言之上役諸困尤難枚悉他如兄屯額則扣月糧倫買馬則追朋合撫窮夷則減哨糧果難全免並宜量優邇若宣府極苦於領賣夷馬大同極苦於補買倒馬無非爲市

本計。市本奏給別須計處、計編無措、懇請增給、勿以累軍。凡變賣夷馬。只照時估。一有倒死。只追肉臟。此積苦之量宜優恤者也。迺若修工務修其應守者。痛省其可已者。糧料務以時給散。選貴餉稍增折色。無非痛念窮邊。計加優恤之意。夫軍伍實。則士衆如林。而選練可足。邊卒優。則士有生氣。而選練可精。勇銳之勢漸張。敵愾之威自奮。

[illegible]二[illegible]練已無兵練不精猶不練、練兵者其[illegible]軍所能言、至勇健弓矢爲長、兵在[illegible]卜人何論所詢斧鉞胸腦、及鳥銃佛[illegible]以一藝長技皆非膂所能及、但諸器在習。[illegible]操教者即以此等爲習、固亦人所易[illegible]行修操練、俾目平明以號頭舉放火砲[illegible]一隊爲進操、一期、所謂操者如擊兒登場、但出一二慣習熟爛規格以爲般弄爲將者、更不

知眞相較閱日才辰初號砲再舉三聲間有一營將領尚營陣未畢比較未完即所般弄者且方行未竟各營之軍輒已散漫羣囂徑出不顧求能使三軍手足利而耳目明眞如臨陣交鋒景象有一人否一遇緩急事變非但不可賴亦不能集宜于京城東北曠郊令指揮以下將兵以居各立保伍給兵符爲信且守且練有事但命將統之又莫如調操宜選南北久經戰陣名將數員到京及在營將領并加挑選會同總協

巡視官將營軍選其驍壯籍其年貌付各取選將官每人一二千上下每一次以一二萬數折爲數枝聽其統到不拘邊腹去京三五百里內同彼兵備將官嚴加操練待有成功仍令更番回伍且因日限事因事立法務使一可當百隱屹干城以充復　祖宗廳兵譚馬之遺意此教演之不可不急求精實者也

言舉也柔需游求精

五收括悉

攻戰之弊

夫所謂戰者，非浪焉而追之使角也，兵日以戰而挫，日以殲，此所謂沒世而不復振者，敗軍之氣也。夫易進易退，不量敵而前，一中敵而靡爛者，東南之兵也，難進易退，敵寡而前，敵多而縮者，西北之兵也，請先言西北之弊，今夫所謂將者，非必人見才而用之也，所謂紈袴乳臭債帥者，日祭焉，率然而授之三千之卒，不習而責之戰，此以將敗也，三千之卒，不必盡精，武庫之

今日堅甲精器一索帥緣而不敗者將與卒不得其人耳

朽甲雕戈畀焉，使之養半菽而禦虜，虜馬驅若風，摶若電，我之馬若仆若偃，若蝟若蝸，匈奴之長技，十不得一矣，此以卒敗也。三千人為方陳，四面守敵，虜為大軍以擬我，而雜出其騎為四面，而更迭攻之，虜分而我分之，則內亂，虜合而我合之，則不支，彼此不相援也，援則虜陣動，而賊乘我，故以萬人合軍焉，而不收萬人用也，以三千人軍焉，而不收三千人用也，此以陣法敗也。退縮逗遛者斬，軍律也，然元帥不敢輕用之於

狀而將不敢輕用之於卒其極至于鞭朴貫耳止矣前有死而後無死誰不後也將銳而以師損者誅懦而以師完者免損而無賄者誅損而有賄者免此以罰敗也將幸而掩敗以爲功者賞功微而賄巨者賞大臣有欲與恩者賞功大而無賄者不賞大臣有欲甘心者不賞此以賞敗也於乎若之何其兵之彊也漢武帝不愛天下之食邑府藏以待天下之有功者賞不踰時罰不信宿得其人則付之以數萬人聽其損而

不問恩者酬怨者報而不恤是以投響而意得事至而功隨聚也其次則莫若楊素素貴重臣也背出戰簡留者三百人人畏敵多願留者素悉取三百人斬之更簡留人人不願留矣幕府上功簿績悉必錄故將士畏素嚴而樂得其欲其擊突厥也爲騎陣以誘之敵來奮擊而大勝此五敗者無一也如楊素者可以戰者也

遊為獲奸細之刺多戮所歸正之人是細入選樂土之思矣弊不止此

招被虜之弊

前者虜賊入寇也、鴟張烏合、動稱一萬、率多具衣冠、而解諳言、諳地利、而識虛實者、皆吾中國被虜之赤子也、一受彼之馴馭、皆為我勁敵、驅之戰陣、如手足、招撫之典雖下、而未見響應者、豈眞以犬羊為同類、沙漠為樂土哉、乃彼誘之之私重、而㸔招致之道未盡善耳、蓋被虜之人其歸中國也、出萬死一生之計、方得免于虎口、及入境之時、所在軍將、視為倖功擭利之具、既

幸殺戮之禍公賣罹誅求之苦所有馬匹行
者任官索取親守蕩然方得達于官司而研審
推問動彌旬月上背僵抱窮愁爲溝渠之瘠下
者已舍寬抑爽亡矣是其附狄則有利而無害
歸去則害重而利微雖有懷土之思亦且首鼠
狐疑如納陷穽而爲醜虜刻死以終身矣爲今
之計莫若渙發
綸音不拘常格廣恩信寬文
法嚴禁沿邊將士如虜中逃回之人守墩者即
引報該管地方官審其鄉貫來歷願歸者給文

而遣之歸、免其差役、倍加存䘏、不願歸者、編之行伍、給與月糧、凡所帶來馬匹衣物等項、盡數給與、舊日之讐、悉置勿問、仍審其進邊日期、及有無搶物、以憑查究、或有才識過人、爲衆所信服、能僭其黨歸順者、計其衆寡、以次犒賞、如十人即與小旗、百人即與百戶之類、後日能立軍功、一例陞用、庶使故鄉之樂、甚於殊俗、中國之利、浮於左衽、則恩威所感、歸服自衆、是以戎狄之技、攻戎狄矣、

今之旗下人皆有隱恨免死上者不思所以收拾之法使旗將人困而困之甚可畏也

剋減之獘

馭軍之法法以驅之於戰陳恩以結之於平時古之名將如李牧在邊日椎牛享士士皆踴躍求戰今沿邊之民終年守障辛苦萬狀而上之人又百方誅求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入其口雖有月糧而升斗不得入其家雖有賞賜而或不得給雖有戰功而或不得錄今者又遭虜寇殘破父子夫妻兄弟不相保爲將者尚不知恤又從而朘削之其心安得而不離乎故聞邊人

深苦有司之誅求、利虜中之佚樂者、其心如此、尚望其效死而趨戰乎、況遠近驚疑、人心搖動、非細故也、

舍之將撫綏其兵者急急為兵者苦有司之誅求視將為寇
讎彼有意外之虞為兵者且散[illegible]賊以甘心於其將急欺甚禁
[illegible]何可得哉

實用之弊

夫民出粟布以養兵、兵資粟布以衛民、皆爲國也、乃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而納月錢於私室、於是乎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轉販貨財以爲商、或習學技藝以爲工、而工商之所得、僅足以補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皆變爲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率牛羊以當虎狼、幾何其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

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舊弊而不改者。誅之可也。怠新政而不務者。降之可也。士卒練習既久。拔其勇銳者。汰其老軟者。糧賞有厚薄。費用可節縮矣。

祖宗設軍以戰守相沿以來不用軍而募兵又以兵不足恃而召内丁責苟且一時之計而國與民兩貧如之何

逃亡之弊

今天下衛所原額軍士逃絕者多實在者少以逃絕者言則遠年丁盡或埋没者歲歲清查既無根影近日病故或逃亡者年年勾解隨復逃回空累里甲造冊勞費貼解艱難或購買孤遺以作清出之戶丁或替娶貧婦以爲軍人之妻小甚者或因清軍而命斷於箠楚或因解軍而産破於盤費此民間清軍解軍極苦而無益者此也至以見在者言則在衛軍士差占者多操

備者少、至論操軍、又惟虛應故事、教場虛設、而金鼓不聞、或金鼓雖聞、而武藝不習、甚或得財賣放、掛名行伍、身不在營、故今養軍雖多、能戰無一、在邊遇敵、則嬰城固守、而坐視鄉民之被掠、在內有警、則奏聞後遣、而先累民壯之被傷、此民間空出力、以養軍、而又代軍死、甚可痛也、至論役占之弊、尤不忍言、且如漕運京糧、通論民間加耗脚米、及衛所船料等項之費、大畧費米三石、方一石至京、而軍士之勞不計焉、至運

邊儲勞費，又不止是。今每月糧米一石，一軍支給，而又加以馬匹草料。投跟勢要買閑，止納銀三二錢耳。此以民間三四石米之費，而止爲勢要買三二錢，天下若之何而不窮也。且在昔充軍之戶，或縣衆集歸附，未必皆是有罪，何今貧絕而不免清勾。在今充軍之人，悉是奸豪巨惡，未必皆是可矜，何不數年而節蒙赦宥。因茲輕重不均，人愈玩法，況今東南力薄之人，充軍西北，既不得用。西北近邊之人，充軍東南，亦常逃

回。彼此無益。理宜通處。　勑兵部會議選委兩京能臣。分查各衛軍籍見在若干。其在先丁盡戶絕。屢經清報兵部者。既免清勾以除民擾。以後果有埋沒自首者。即收本處。被人首實者追解邉。其見在者又分在衛住有家業者若干。逓年勾補若干。其勾補者。即係不肯復役緩急難倚之人。合無此等軍士。除在京。及在邉衛分。仍前勾補不動外。其在南京幷各處腹裏衛分者。悉收編原籍衛分。以免其逃。然後以今收編。幷

在衛原有家業者。通行各衛實在若干。其有缺伍。則另選軍餘舍餘。願報食糧。及犯罪例該充軍者補充之。後再弗赦宥。其見年五十以上該問充軍者。即許子孫家人替當。軍士在逃二次三次者。悉依大明律科斷。其情重人犯。例該邊衛充軍者。望體祖宗立法之嚴。責賣家產。全房遷發。使絕歸念。其或一時難賣。則令里甲鄉鄰。各依鄉例。認佃租課。每歲除天荒。及代納糧稅外。其餘本處官司上納三年一次。亦如軍裝

類解該衛分給本軍以爲盤費庶幾軍士在衛皆有上著各畏法律而逃者少矣至於衛所管事之官猶望併省勢要役占之弊嚴加禁革於是分委將校教習武藝武藝既精一可當十而後教以團營走陣之法使知坐作進退之節如此則軍皆可用而民出力養之不爲虛矣

怯懦之弊

往者虜衆之入寇也，精强者厚積爲陣，老弱者分佈搶擄，不過數十成群，三五爲隊，抱原隰，依水艸，以爲固耳，使吾中國之人，晝或設伏以襲之，夜或潛出以擊之，揆之理勢，必見奇功，況已嘗有明例，懸重賞以誘之矣，然而怯懦猶昔，勇氣不振者，或鼓舞之術，猶未盡故也，蓋戍狄素負勇悍之名，其恐嚇于吾民，非一日矣，至以一人而驅吾數十人，不延頸以待戮，則影隨而北

向者積威之所刼也及其再入也民之耳目頗玩虜之情狀亦知故或伏林麓而斬其首級或乘深夜而取其馬匹是以利之所在故輕生以趨之耳而不才官吏欲擾之以報功藉之以規利審責不休刑罰備至或減其價值或罪其隱瞞名曰首官給賞其實抑拊而奪之也夫履危機冒白刃本以爲利已之計反以滋剝虜之災其誰敢爲之哉今除官兵勦逐外莫若使若處鄉民之有膽畧謀勇者自相團結勿拘衆寡如

十人則推一人爲小甲。五十人則推一人爲總甲。百人則推一人爲保正之類。有司止許記名造冊備照不必時常查點。妨其生業。賊至之時。使得便宜相機審勢。除得首級。仍照近日題准事例賞給外。但有所得馬匹牛羊衣服銀兩之屬。不拘多少。盡數犒賞。不必官爲變賣。縱有隱瞞。亦不許追求禁治。違者坐贓問罪。務使利重。於其害。得償其所失。而且共保身家。孰不各保性命。乘機構會。奪勇爭先哉。今夫奔走天下

之人者、利而已矣。故探珠者入重淵、不避蛇龍、採玉者入深山、不辭虎豹、非有所驅迫也、視利爲重、則視身爲輕耳。如是則人自爲戰、家自爲備矣、豈能長驅而入、整旅而歸、如蹈無人之境也

官軍戶之弊

官軍戶者、古無是稱也、蓋自後世始、武階之家、嫡嗣職、孽受庇、于是稱官戶、兵設之家、一補伍、餘供裝、于是稱軍戶。夫古者兵民之合也、謂有事荷戈則爲兵、無事秉耜則爲民、兼用以爲省也、後世兵民之分也、謂兵出力以衛民、民出資以養兵、相濟以爲便也、夫相濟兵民之分也、而其本未嘗不一也、自兵視之、則委身于國、而籍養于家、自民視之、則家後一人、而齎送之、迨後

官軍戶者出，則法制始不一，繇輸始不均，不惟失古封建井田之遺，而并秦人所以罷侯置宗分土不分民之意泯矣。撥厥所繇，蓋自置衛始也。非自置衛始也，置衛而不遑慮其後始也。蓋置衛所以衛夫民也，衛必資兵，于是有旗甲有伍隊，有司營，羣萬千百人而恒役之，是曰軍兵；必隸帥，于是有百夫長、千夫長、萬夫長，聯萬千百人而恒主之，是曰軍官。軍有子以補伍，餘子歸之州縣，以待伍缺，有所清也；官有子以嗣職

餘子亦歸之州縣以待職缺有所嗣也補伍嗣職者役其身而合之于衛所待清待嗣者責之供而統之以州縣所謂其本一也今按軍于州縣矣補伍以其子矣而餘子不歸之州縣曰軍戶州縣之繇罔繇也累階于伍矣嗣職以其子矣而餘子不歸之州縣曰官戶州縣之繇罔繇也一軍役伍而俟其補者五六十人焉一官嗣職而俟其嗣者百餘人焉議官戶之罔繇也則曰 國家以酬功議軍戶之罔繇也則曰軍不

與民同繇是民繇莫共而衛所無民之繇百出于軍之身矣夫授田而責之耕曰屯田以授民可也授軍餘亦可也今授軍餘而督課收受必以衛所官籍之以管其家者人人也不得已而有所鳴曰訟以赴于監司可也 州縣吏亦可也今赴訟者必于衛所官籍之以逞其私者人人也古謂屯田即役兵也故可統之將較今以役伍外之丁而必曰將較非古法矣律曰約會謂民與軍訟也故可質之衛所官今軍餘自相

訟而必曰衛所官非律意矣甚至民憤軍户之罔役也通運夫役之類必與之較曰軍民各半也縣吏憤衛所官之營家逞私也可供應廩餼之類必與之較曰州縣衛所各半也夫衛以衛其民也其軍之勇悍者當爲騎兵以出戰無戰則日習其技擊老稚不任者當爲步兵以城守無警則日修其陴睨伍缺而取之州縣清解補伍者州縣吏責也既補則授之約束訓練簡閱者衛所官責也衛所官不思其訓練簡閱之道

而悾惚于簿書期會之間、諸軍不習其技擊城守之方、而困斃于鞭朴奔走之下、百户長百人閑百人敵、千户長千人、閑千人敵、指揮長萬人、閑萬人敵、而日計其何以督課、何以剖折、以求營家運私于屯田訟獄之間。旗甲閑旗甲實、伍隊閑伍隊實、司營閑司營實、而日計其何以輸作。何以賂賄、以求免戾于屯田訟獄之間。安望其將良而兵精也、凡此者軍戶之弊也。 國家之酬功也、章之以物采、優之以祿給、申之以世

胤、厚矣、而必曰其子姓咸復焉、則前代未聞也、
夫古之戍邊也、丞相子皆在遣中、其曰世世無
與者褒佐命元功也、品官封君則有給、親丁占
佃户崇卑內外有差矣、今不問其功之重輕、階
之崇卑子姓之賢不肖貧富衆寡、悉舉而復之。
非古也　國家之置武階也、百户以三級、千户
以五級、指揮以七八九級、非佐命元功也、而世
世無與、以比元功不可也　國家制世祿也、百
户歲不過二三金、千户歲不過四五金、指揮歲

不過五六金、非古諸侯比、而世世無與、以比古諸侯不可也。　國家之酬戰士也、一級畀四金、二級畀八金、三級畀十二金止矣、今以三級得百戶、不三世優數十人、以至十百千世、是無殺敵之勳而坐費宗功之賞也。　國家之厲武功也、重傷者給其養、死事者字其孤、以鼓勇責報也、今已畀之官而復、復其所出、以至十百千世、是無重傷死事之憐而亂鼓勇責報之典也。官戶之富者、官之貧者之子孫也、不重其禁、而縱

之貪又賞其貪而復之復既非所以昭德而褰進其子姓之蒙復者始而恭功降而總再降而路人矣挾擾占之私逞饕食之計抑勒其族以取益往往有之又非所以崇讓而敦薄也宗人之爵自　親王之子姓咸有遞降而顧于武臣之後不爲之規軍官之祿往往以不恪之故卽于其躬有所褫奪而顧于其子姓不爲之斬非所以一政體也凡此者官户之弊也欲軍户之弊除則軍餘必歸之州縣欲官户之弊除則官

必如此則官户

軍户始為成法

餘必置之差繇軍有理裝則歸州縣者輸之可也捐數丁專之輸如儒生吏胥之供亦可也官有優占則限以一世二世可也捐十餘丁專之復如封君户之給亦可也故曰法不立不行行不變不繼或曰 國初置衛也胡不歸餘于州縣曰始也但恤其無兵繼也但恤其無繼夫婦二人三世成族 國初未之及思也今州縣民籍固有抜丁爲軍世輸之裝而繇民繇如故者謂非 國初之制乎 國初置武階也胡不計

其給復曰始也但旗其武功繼也衍藉其死力數世之下世系疎遠　國初未之及思也今偏省調衛軍官固有身任征戰而原籍族屬繇民繇如故者謂非　國初之制乎合兵民以一其本猶丁甲以齊其繇是在與權者也

軍又三戶同籍明太祖豈不念及後日生齒之繁乎其所以不隸軍籍於州縣者蓋有深意也宜統於某可

守陵之弊

夫昌平一鎮、南護京城、北護陵寢、地勢最近、關係最重、零丁疲弱之卒、荒凉瘡痍之民、雖百計以綏之、尚恐一旦有變、民不可與守、兵不可與戰、迺以最可節省之往來迎送重困疲之、大可恨也、夫京師德勝門外、詣陵紅門、路號九十里、可往回、官府從容輿馬、晨發而午旦至、況各衙門官員往者各可自備輿夫、自備馬匹、而不必於中路更換者也、糧料燈籠自帶、無勞供

億僕從傘扇自隨何用兵導迺清明霜降二祭
暨上　陵文武衙門即雖未行牌至州該州定
於中路換馬驛卒索錢貼夫或候宿於州城或
傀迓於陵上或跪迎於道途管軍各官馬兵前
道張皇恭應不勝苦楚勞頓饑疲不忍見聞在
京官原無一毫之益而在該鎮實受萬分之困
此最宜痛禁節省以休息該鎮者也宜兵部咨
劄各衙門除　壽宮在工兵工二部堂屬等官
同監視大臣科道督工內臣原係兵工二部自

行協濟暫減半應付外其春祭秋祭一應上
陵大臣內臣文武等官凡往回夫馬供億器物
一一俱令自帶毫與昌鎮無得干擾仍行令該
州及駐劄本鎮文武衙門前項趨承迎送通行
禁革倘恭遇　聖駕幸謁例該防護接送仍須
撫按量行協濟其隨　駕內臣京官一例痛懲
干擾並該鎮趨承凡有違者並令順天巡按與
科道官訪劾一體究治若然則兵之疲弱得息
肩之幸民之瘠痍有安枕之期係是而兵可選

練民可完聚、萬有警急、可戒不虞、　陵寢之環衛足壯、而京師之肩背永安矣

鹽徒之弊

肩挑背負而沿街貨賣者、私鹽也、又有坐船紅船水夫及各處船户、到于杭州、攬載　欽差内外官、及各處經過官員行李在船、昏夜收買私鹽、藏在船内、經過關津、不敢盤問、隨其所往地貨賣、此皆所得不多、為害亦小、若嚴加巡察則不敢為矣、惟有一種遊手無籍之徒、不務本等生理、十五為羣、乘駕小船、出没江上、多置篙檝、滿載私鹽、沿江上下、賣與往來客商閑雜人等

亦有不肯買者，即將私鹽一包，丟入船內，口稱巡捕，恐嚇取財，得財即去，其私鹽賣盡，浮游江中，遇有客船，遭風着淺，不能行動，窺見船中人少，孤舟無侶，即便擁衆上船，肆行搶掠，舟人見其勢兇，力不能敵，任其所取，不敢與抗，抗則必被傷害，掠得財物回船，衆手舉棹運船，即行，江面濶遠，頃刻之間，不知行往何處，失其所在，無處跟尋，惟有呼天痛哭而已，又有船行，遇晚未及止宿，或船行太蚤，天色未明，亦與遭風着淺

者同皆被刼奪、此等鹽徒肆無忌憚、積習成風恐生他變、若唐末之王仙芝黄巢、元末之張士誠、皆鹽徒也、不可不早爲之所、乞　勅巡鹽御史、選差府衛佐貳官各一員、帶領巡捕軍餘、及應捕人等、巡江爲名、沿江上下、往來巡察、上至桐江、下至嶕蛾、及江之兩岸小港、亦皆遍歷、務使鹽徒盡散、官鹽疏通、而　國家常獲其利矣